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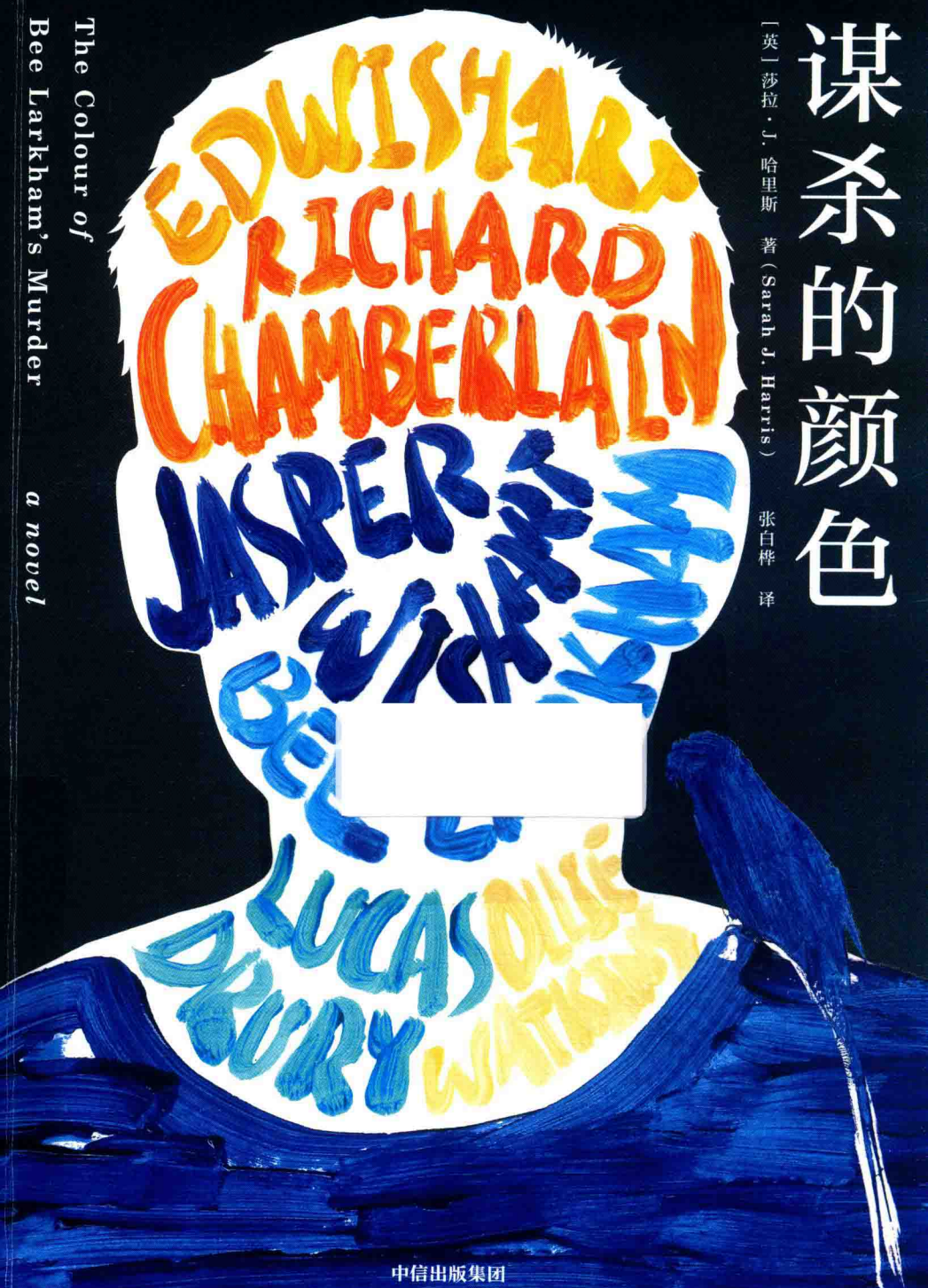
谋杀的颜色

「英」莎拉·J·哈里斯 著 (Sarah J. Harris)

张白桦 译

The Colour of
Bee Larkham's Murder

a novel



中信出版集团

[英] 莎拉·J. 哈里斯 著 张白桦 译

谋杀的 颜色

**The Colour
of
Bee Larkham's Murder**

a novel by
Sarah J. Harris

中信出版集团 | 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谋杀的颜色 / (英) 莎拉·J. 哈里斯著; 张白桦译

—北京: 中信出版社, 2020.4

书名原文: The Color of Bee Larkham's Murder

ISBN 978-7-5217-1395-4

I. ①谋… II. ①莎… ②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20)第016915号

The Colour of Bee Larkham's Murder

Copyright © Sarah J. Harris 2018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20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

ALL RIGHTS RESERVED

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

谋杀的颜色

著者: [英] 莎拉·J. 哈里斯

译者: 张白桦

出版发行: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(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)

承印者: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

印张: 13.75 字数: 321千字

版次: 2020年4月第1版

印次: 2020年4月第1次印刷

京权图字: 01-2020-0617

广告经营许可证: 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

书号: ISBN 978-7-5217-1395-4

定价: 48.00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如有印刷、装订问题, 本公司负责调换。

服务热线: 400-600-8099

投稿邮箱: author@citicpub.com

献给达伦、詹姆斯和卢克，
以及对妈妈、爸爸和蕾切尔的爱

“我可以告诉你们我的冒险经历——从今天早上开始，”爱丽丝有点胆怯地说，“但是回到昨天是没有用的，因为从那之后，我已经变成另外一个人啦！”

——《爱丽丝梦游仙境》，刘易斯·卡罗尔

通感 synaesthesia(,sɪni:s'thi:ziə)

词性：名词

1. [生理学] 在身体的某个部位，而非受到刺激的部位所感受到的感觉。

2. [心理学] 一种感官的主观感受，而非被刺激而产生的感受。例如，声音可以唤起色彩的感觉。

——《柯林斯英语词典》

周二（瓶绿色）

下午

碧·拉卡姆谋杀案是冰蓝色晶体，边缘闪闪发光，还有锯齿状的银色冰柱。

这就是在我爸爸没来得及阻拦我之前，我在警察局对碰到的第一个警官说的话。我想招供，将此事彻底了断，可他肯定是不懂我的话，要么就是没把我提供的信息转达给他的同事。他的这位同事此时正在讯问我。

这个人在最后五分二十二秒里问了我一些问题，可是这些问题与我的邻居碧·拉卡姆星期五晚上所遭遇的事儿一丁点儿关系都没有。

他说他是个探员，我却百分百不信，因为他上身穿了一件白色衬衫，下身一条灰色裤子，连制服都没穿。我们坐在褪了色的绯红色沙发上，四周是奶油色的墙壁。一面镜子挂在我左边的墙上，一台摄影机固定在右手边角落的天花板上。

他们这里倒不是审犯人的地方，至少不是审问成年人的地方，因为

一个架子上放着一些玩具，还有一本旧的《最新评测》年刊和哈利·波特系列的第一册，书破破烂烂的，看起来就像有个孩子曾经企图把这本书吃了似的。如果摆放这些东西的目的是让我不紧张的话，那他们可没达到目的。独臂小丑看我的目光绝对是邪恶的。

贾斯珀，你会说自己在学校很快乐吗？

十一年级的男生里有你的朋友吗？

你知道男孩们去碧·拉卡姆家上音乐课的事儿吗？

拉卡姆小姐是否托你给哪个男孩递过口信或者礼物，比如卢卡斯·德鲁里？

你知道安全套是用来做什么的吗？

最后一个问题很好玩儿。

我很想告诉这位探员，没打开的安全套看起来像闪闪发光的糖果包装，不过，我最近知道了正确答案。

是性——一个泡泡糖一样的粉红色的词，带有一种淘气的丁香色。

必须再说一遍，这跟我和碧有什么关系呀？讯问开始以前，这个人告诉我们，他的名字叫理查德·张伯伦。

跟那个演员同名呢，他当时说。

我根本就不知道理查德·张伯伦是谁，可能是爸爸最喜欢的美国电视节目《犯罪心理》或者《犯罪心理鉴证科》里的演员吧。我也不知道那位演员的声音是什么颜色，不过眼前这位理查德·张伯伦声音的颜色是褪了色的铬橙色。

我努力对他声音的颜色视而不见，因为他与爸爸浑浊的黄褐色混在一起让人不愉快，刺痛我的眼睛。

*

今天上午，爸爸接了一个电话，对方问他是否可以带着我到警察局去一趟，回答一些关于碧·拉卡姆的问题，因为一个跟她学音乐的年轻男学生的父亲对她提出了一些严重指控。他的同事也计划对她进行讯问，了解一下她的说法。

爸爸强调说，我倒是没有任何麻烦，可我知道他担心我。

他想出一个主意，让我们把我的笔记本和油画都带上。我们会告诉警察我当时站在我卧室的窗前，举着双筒望远镜，看长尾小鹦鹉在碧·拉卡姆家的橡树上筑巢。也会告诉警察我是怎样把我所看到的窗外发生的一切记录下来的。

贾斯珀，要让警察认为我们很合作，而不是在试图隐瞒什么，这很重要。

我可不想冒险，所以我把十七张主要的油画和八箱笔记本全部分门别类，一一归档，按照日期顺序贴了标签，放在前门旁边。

我一想到它们都挤在一个封闭的黑暗地方——爸爸汽车的后备厢里——我就不乐意。如果汽车撞坏了，着火了可怎么办？我的记录也会被销毁的。我提出了一个有益的建议：我们把箱子分开，分乘两辆出租车去警察局，就像不允许皇室成员同乘坐一架飞机旅行一样。

爸爸否决了这个建议，嘟囔着：“如果这些箱子真的付之一炬，可能也不失为一件好事。”

我尖叫着，眼中出现了闪闪发光的碧绿色云团，边缘是白色的，棱角分明，云团向爸爸冲去，直到他答应不伤害我的笔记本电脑和油画为止。但是已经造成了损害，我无法摆脱他的威胁，或者说我无法摆脱自己脑海里的这些颜色，这些颜色在我的眼睛后面不怀好意地混合在一起。我只要一看到爸爸或者一想到他可能做出的可怕事情就无法忍受。

他已经做了什么。

回到卧室角落的小床上，我摩挲着妈妈的开襟羊毛衫上的纽扣，直到平静下来。当我在二十九分钟以后再次爬出来的时候，爸爸已经自顾自地把汽车装满了。他把我一些标了号的，记录这条街上人的箱子替换了，用阁楼上的一些时间更早的记录取而代之。

我告诉他，你错了，这些是我多年以前记的笔记，罗列的是《星球大战》里的人物和商品。

爸爸说不用担心，警察可能还对我的一系列作品感兴趣，对笔记本的筛选有助于分散他们的注意力。

我不喜欢他的解释。更糟糕的是，当我凑近汽车后备厢一看，才发现他把四号箱子放到六号箱子上面了。

“四号箱子是卑鄙无耻的胡萝卜橙色！”我抗议道，“不可以放在亲切友好的柔粉色六号箱子上面。它们根本就不是一路货，完全不可以相提并论！你怎么到现在还不明白呢？”

我其实还想追加一句：为什么我能看见的你却看不见呢？

没用，一直都没用。爸爸看不见的东西多了，特别是在涉及我的时候。我小的时候，妈妈一直都理解我脑海里五彩缤纷的颜色，可是，现在妈妈已经不在，爸爸也不想了解。

他让我回家去，这样我就会在厨房的扶手椅上胡思乱想，而不是再蜷缩回自己的小窝里。我们没时间了，可是，我们俩都清楚，我必须避免更沮丧。我感觉从碧·拉卡姆被谋杀的那个夜晚开始，我就像一个演员一样，扮演自己的角色到处游荡——假装自己是贾斯珀·威沙特……

我还不能去警察局，现在还不能。

我把脑海里歪歪扭扭的彩纸整理好，因为这些彩纸已经缠在一起，重

要的碎片和已经受损或者乱成一团的，我想不出怎么把发生的一切归位。

迟到了，这更是雪上加霜，让我抓狂。爸爸说没事，不必担心，而我们收到晚交电费的通知时，他也是这么说的，对于他的判断，我没有把握，不敢再信。

我又检查了一遍汽车后备厢里的箱子，我们都确定系好了安全带，因为人们不系安全带的时候，从汽车里被甩出去的概率是三十倍以上。

等我们最后终于到达警察局的时候，已经迟到了五十分四十三秒。值班警察跟我们说这不是问题，我们应该坐下，一个探员很快就会见我们。

值班警察的声音是淡淡的铜色，我尽量忍住不要因为其中的讽刺而发出咯咯的笑声。警察局里没有人懂这个笑话，爸爸懂是懂，却不会笑，他觉得我脑海里五彩缤纷的颜色并不好笑。

我特想像一只长尾小鹦鹉那样在等候室里飞来飞去，可我却没有那么做，相反，我双手紧紧地抱在胸前，装得像一个正常的十三岁男孩。我盯着手表，一分一秒地数着时间。

五分钟，十四秒。

门哗的一声打开了，一个个暗淡的绿松石色的圆圈，一个身穿灰色套装的男人出现了，他握了握爸爸的手，看都没看我一眼。

“警官你好，”爸爸说道，“你负责调查碧和这些男孩吗？”

那个男人把爸爸拉到一旁压低声音说了几句柔和的、灰白色线条形状的话，他既没跟我说话，也没有盯着我看。

我听到爸爸告诉警官说，他怀疑我能否帮上忙，因为我无法分辨人脸。爸爸猜测与我的严重学习障碍有关。他迟早要验证这个问题的。

这个警察还要继续讯问吗？那样的话，无疑是在浪费大家的时间。

“贾斯珀还能依靠颜色和形状来识别各种各样的声音，可是这对谁也

没什么用处。”爸爸补充道。

他怎么敢这么说？这至少对我自己来说是有用的，因为我依靠人们声音的不同颜色来辨别谁是谁。还有，这不仅很有用，而且还很奇妙——爸爸永远都不会懂。

我的生活是一个五彩缤纷、激动人心的万花筒，这个万花筒只有我能看得见。

当我从卧室向窗外眺望，燕雀为我唱小夜曲，伴随着糖鼠从树梢发出的粉色颤音，愤怒的画眉画出淡淡的绿松石色的线条，让我发笑。

星期六早上我躺在床上，爸爸对我大发雷霆，伴随着厨房收音机里出现的纯绿、深紫罗兰和未成熟树莓的颜色。

我很高兴我不跟其他大多数十几岁的男孩一样，因为我看到这个世界充满了五彩缤纷的荣耀。我无法辨别人们的面孔，但我能看到人们声音的颜色，这样要好得多。

我特别想告诉这个警官：他和爸爸只能看到几百种颜色，我能看到数百万种。

但是，在这个世界上也有可怕的颜色，应该不是每个人都亲眼见过的。从星期五晚上开始，我就没能从我的头脑中抹掉这些难看的颜色，不论我多么努力，都没能成功。

我渴望反驳爸爸所说的话，告诉这个警察：每当夜里我闭上眼睛，调色板会变得更生动、更残忍。

那是因为我无法回避自己看到的谋杀的颜色。

星期二（瓶绿色）

还是那天的下午

在去警察局之前，爸爸就教我对星期五晚上避而不谈。我必须遵守我们所商定的内容。可是，一到警察局，他，而不是我，却率先偏离了我们商定的计划。虽然他们在等候室的另一边，我却可以听到他连珠炮似的向那个警官发问：

“这次是正式讯问吗？”他问道，“是关于小男孩们去碧家的讯问吗？”

那个探员低低的声音从远处传来，像潺潺的流水，背景上的灰白色的声音渐渐飘远，好像是不想引起注意似的。

“哦，好的。不是正式讯问，而是对碧，特别是她与卢卡斯·德鲁里之间关系的解释说明，对吗？我曾经就你可能会对贾斯珀提出的问题向他解释，可是，对于他这样的人来说，理解起来不容易。”

灰白色的线条化作轻柔的云朵飘走了。

“你没有试图把碧控制起来吗？”爸爸接着问道。

那个探员点头的同时，可以听到更多带颜色的、压低的声音——在

解释警方还无法确定是否审讯她。

什么叫第一次解释？我到底为什么要到这里来？

我的目光逐一从这两个人的脸上扫过，却没有发现任何线索的印记。爸爸和这位探员想要谈谈对碧·拉卡姆的第一印象吗？

天蓝色。

回忆一下我和她的第一次见面？

我当时有一种感觉，觉得我们会成为好朋友。

要么他们想了解她第一次的威胁？

今天夜里为我做这件事，否则，我就再也不让你看我卧室窗外的长尾小鹦鹉了，你要是不老老实实在地按照我说的去做，我就不喂长尾小鹦鹉了。

我想要爸爸给我解释一下他们讨论的内容，可是，他得去车里取箱子。就在我们等的时候，我盯着自己的一只鸽灰色的脚轻轻拍打着，感觉到那个探员的眼睛像刀一样切开了我的前额，进入我的大脑，仿佛从头到尾对每个细节都了如指掌似的。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彩色故事从头到尾未经剪辑。

等候室的四壁向我合拢过来，我无法呼吸。我什么都听不见，什么颜色也看不见。我非但忘掉了要讲的故事，那个我和爸爸在家里编排了几个小时的故事。相反，我一有机会就向那位探员走去，深吸一口气以后，就开始招供。我给他讲了那些在碧·拉卡姆家的橡树上筑巢的，颈部有色环的长尾小鹦鹉。

它们非常聪明，音乐色彩丰富，像一个充满活力的管弦乐队。它们已经让我跟邻居与警察起了争执，但是仍然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喜欢的鸟。

更重要的是，我声音洪亮而清晰地说：“冰蓝色晶体，边缘闪闪发光，还有锯齿状的银色冰柱。”

爸爸回来了，抱着车里摞在上层的两个箱子，我没来得及解释星期五夜里碧的尖叫声的那些颜色和形状。

“贾斯珀，我不在这里的时候你别说话。”他责怪我，“去那边坐着。”

他的眉间出现了一条深深的纹线。他因为我背着他开始讲故事而恼火、生气和担心。爸爸没必要担心，因为我花了三分二十秒来描述长尾小鸮鹉及其华美的颜色，还没有讲到用锋利的、闪着寒光的刀子刺杀碧和那些鲜血淋漓的场面呢！

爸爸转向穿套装的男人说话时，左眼抽搐了一下。“他在学校最喜欢的课程是艺术，一谈起颜色和油画就会陶醉其中，忘乎所以。”

他那浑浊的黄褐色声音悄悄向我传递了一个警告：

保持安静，否则有人会把你带到另一个世界。

我回到鲜艳的橙色塑料椅子上，而与此同时，那个探员按了几个门板上银币形状的数字，接着就消失了。爸爸一趟一趟地搬运着箱子。我伸开双臂，以防警察认为我看起来有防范心理，有要隐瞒的事情。

爸爸总是说第一印象非常重要：

注意一个人的脸，注意眼神交流，否则你会看起来很诡诈。

如果感觉这太难了，那就转而盯着对方的眉毛上方，假装在看对方的眼睛。

试着表现得很正常。

不要拍打你的手臂。

不要东摇西晃。

不要大谈你所看到的颜色。

不要告诉任何人你对碧·拉卡姆做了什么。

记住，那不是他们今天要对我们讯问的原因。

我可以肯定自己给那个探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我告诉他的都是不容置疑的真相。嗯，百分之六十六是真相。我还没有对他和盘托出，我不想去想那其余的百分之三十四。

三分十五秒以后，值班警察在门缝里跟我们低声说了几句话，爸爸把那些箱子搬进了一个小屋。

十秒钟以后，一个穿白衬衫的男人进了屋，他先看了看我，然后抬头看了看摄像机。

“你好，贾斯珀。感谢你今天到这里来。为了保留这次记录，接下来会进行录像，我来介绍一下在场的各位：我是理查德·张伯伦警官，同时在场的还有贾斯珀的父亲，埃德·威沙特。今天是四月十二日，星期二，我们在这里讨论对你的邻居碧·拉卡姆指控的相关问题。”

他的声音是褪色的铬橙色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来着？”我颤抖着再次问道。

“理查德·张伯伦——跟那个演员同名呢！”他回答，“这也是我能出名的唯一原因。我们现在开始，好吗？”

我们面对面坐在沙发上，为了躲开看起来令人作呕的污渍，我差点从沙发边上掉下去，爸爸猛地一把抓住了我，用力向后拉。

我的心就像一个巨大的玻璃电梯。这不是我在等候室遇到的第一个探员，那个人听得认真，回答令人安心，是白灰色的低声细语。

这是褪色的铬橙色，可能是以某个神秘的美国探案节目里的演员名字命名的。

我立刻对他产生了反感，原因是：

1. 他的颜色（显而易见）。
2. 他谈到了无名演员，还自称自己有名气。
3. 他直勾勾地盯着我看。

他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，就开始问了一系列莫名其妙的问题：关于学校、我的朋友和老师、给男孩子们的礼物和可以伪装成闪闪发光糖果的安全套包装。可是，他提的问题从一开始就不对——而且它们没有进展。

从等候室来的那个穿灰色套装的人到哪里去了？

*

“我不想无礼，可我不喜欢你的颜色，不想跟你说话了。”

“贾斯珀！孩子，我们是怎么说的，回答问题时要有礼貌，尊重别人。”

“可以，可是，也许那个灰白色低声细语的警官可以回来？似乎他可以听懂我的意思。我不想要跟演员同名的理查德·张伯伦，我想要等候室的那个探员。”

沉默。

人们都说沉默是金，他们说得不不对，沉默根本就没有颜色。

褪色的铬橙色又说话了：“等候室里的那个人，其实就是我。你还跟我讲了颜色和长尾小鹦鹉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他拿起了笔记本：“冰蓝色晶体，边缘闪闪发光，锯齿状的银色冰